

隔壁很远

2011.1 (第十六期)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诗.第16辑,隔壁很远/邓一光主编.--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430-6312-9

I. ①汉… II. ①邓… III. ①诗歌-中国-当代②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27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6370号

汉 诗

出品人 彭小华

出版 武汉出版社

社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430015

电话 (027) 8560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主办单位 武汉市文联文学院

编辑 《汉诗》编辑部 E-mail:hanpoem@163.com

电话 (027) 82616672

编辑部地址 武汉市解放公园路44号 邮政编码:430010

印刷 武汉精伦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5 字数:200千字

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 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叶延滨 邓一光
陈汉桥 吴思敬 董宏猷
韩作荣

汉 诗

出品人 彭小华

主 编 邓一光

执行主编 张执浩

编 辑 小 引

李以亮

特约编辑 艾 先

编 务 万启静

责任编辑 宗边石

艺术总监 阮争翔

美术设计 杜 娟

根号二工作室

根号二工作室

法律顾问 金 岩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

编者的话

开卷诗人

001

吕德安 作品

娜 夜 作品

诗选本

016

向武华 南方狐 鬼 鬼 丛 棣 空格键 阮雪芳 原 委
刘 雯 阿 谁 黄旭峰 皮 旦 容 浩 咄 横
宋 雨 孙慧峰 黎 衡 秋 子 唐 果 余小蛮 乌鸟鸟
阿 弟 石 湾 还叫悟空 李 南 韩文戈 汤养宗
袁 毅 李 浔 郭建强 李继宗 谷未黄

长句子

122

大 解 燕山下

专栏：真无观

189

魏天无 阅读笔记：诗与公众世界

魏天真 在越来越逼仄的世道里不停地回车

魏天无/魏天真 无差别时代的“区分控”

外国诗坛

203

尼尔斯·哈夫访谈/诗选 舒丹丹 译

经典美文

229

鲍吉尔·原野 羊的样子

编者的话

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发表的目的却是为了交流，因此，写作才从一种纯个人的行为逐步衍生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行业化和产业化。从本质来讲，这样的趋势对文学本身构成了伤害，而目前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尽可能地减轻这样的伤害。越来越便捷的交流渠道和发表平台，正在无情地修正着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古代文人那种独吟、游历与唱和式的写作，已经变得稀缺。表面上看，交流便利了，而实际上我们在喋喋不休、面红耳赤中各自缩回到了自己的体内。这才有了如此说法：隔壁的诗人是笑话，远方的诗人是传奇。

如何将我们眼前这一堵堵有形或无形的墙壁推倒，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问题还在于，墙壁推倒之后，尴尬和困境就会自动消逝么？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一种渊源于最深奥、复杂的心灵，又存活于最浅显的日常生活中的情态形式，如果写作者与写作者之间、写作者与阅读者之间找不到公共的情感空间，那么，墙壁倒下之后的结局也许更加糟糕。“祛魅”是诗，“返魅”也是诗，关键在于，你如何认识和理解“魅”。

编完这一期，《汉诗》已经走过了她四年的成长经历。接下来，她的工作将是去更开阔的场地，与更多的人群面对面地交流，她将给每一个路过的人带去这样的信息：远方的诗人已经回家，他就住在你的隔壁。

隔
壁
很
远

编者的话

开卷诗人

001

吕德安 作品

娜 夜 作品

诗选本

016

向武华 南方狐 鬼 鬼 丛 棣 空格键 阮雪芳 原 委
刘 雯 阿 谁 黄旭峰 皮 旦 容 浩 咄 横
宋 雨 孙慧峰 黎 衡 秋 子 唐 果 余小蛮 乌鸟鸟
阿 弟 石 湾 还叫悟空 李 南 韩文戈 汤养宗
袁 毅 李 浔 郭建强 李继宗 谷未黄

长句子

122

大 解 燕山下

专栏：真无观

189

魏天无 阅读笔记：诗与公众世界

魏天真 在越来越逼仄的世道里不停地回车

魏天无/魏天真 无差别时代的“区分控”

外国诗坛

203

尼尔斯·哈夫访谈/诗选 舒丹丹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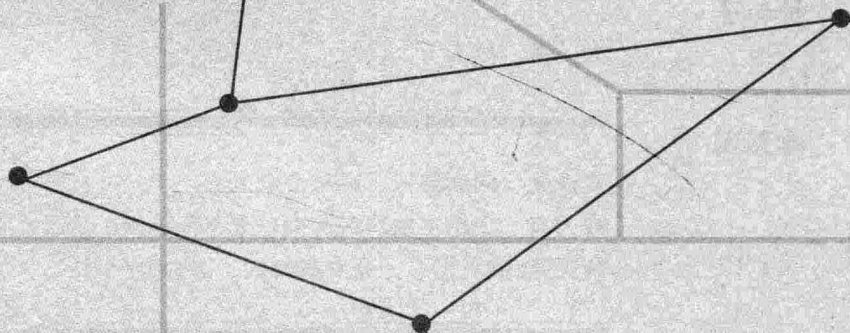
经典美文

229

鲍吉尔·原野 羊的样子

Open Page 开卷诗人

吕德安 作品
娜夜 作品





吕德安作品

推荐语

吕德安是第三代诗人中非常独特的一位，你甚至可以认为，他是那种因故意漠视“诗坛”而赢得广大诗人尊重的诗人。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日常和身边，但又在其中注入了某种超越庸常的力量，那是一种开阔的、思辨的力量，看似拙朴，却睿智非凡。

（张执浩）

他有独立、沉潜、不受时风干扰的诗歌品质。他有娴熟、可称“诗人中的诗人”的诗歌技艺。他的作品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陈酿。他是一名离群索居的隐士，他的存在不仅让人仰视，更是许多热爱写作者不可多得的参照与榜样。他，一直在示范、纠正、激浊扬清。吕德安，一位令人尊敬的诗人。

（李以亮）

他是一个安静的诗人。他的力量或许正来源于这安静。他的诗有着传统的诗歌形式上的整饬的执拗，我很钦佩。仿佛一抬腿就能跨过的篱笆，可真能跨过去的人，又没有几个。他是聪慧灵活的，是狐狸中的狐狸，能在虚无和现实之间来回踱步。诗的本意或许就是寻找到生活最好的可能性，而他的诗，正好满足了我这热切的希望。

（小引）

风景

经过多年的失望，
我终于搬走了窗口，
但仔细一想，事实上
搬走的只是它的框架。

黑洞洞的，世界仍在原处，
可我毕竟已经离开，
在它的远方行走，
背负它的窗子框架。

天边飞过相似的候鸟，
想象当年的我也一样，
重复地走过这个或那个地方，
背负着自己的窗子框架。

门

隔壁那扇艰涩暗然的门重重关上
它砰的一声却把我的门给震开
因为在家时我的门总是虚掩着
所以隔壁的门只是关上一次
总会通过我们之间那堵薄似月光的墙
一下子震开我的门。记得头一次
我当真吓住了，还多次本能地回首张望
后来到底还是习惯了，
也不去抱怨这倒霉的时光
说真的，自从觉得这不是敌意的侵扰
我就一直克制住自己被动的情绪
任凭它优美而驯服地靠向一旁

残疾的女邻居

残疾的女邻居，跟我一块长大
我们是在花朵相仿的年月出生
当她又挪动椅子坐在门槛
我已一抬腿就能跨过篱笆

一早，她的眼睛里的那双翅膀
拖过地板，房间里就有太阳冷漠地歌唱
可我一抬腿就能跨过篱笆
心中铭记一句话：奔向远方

她是天生双脚残疾，还在萎缩
我们之间怎么能存在爱情
她还要长大，直到找到她的痛苦
而我一抬腿就能跨过篱笆

这是天生的，她还要去习惯永远
被粘住在地面，被一步步地吞噬
而我一旦抬腿跨过篱笆
兴许永远不再回来：消失在远方

狐狸中的狐狸

你可能要到我这里来
你并不知道我是否在此
你按照惯例，准备等待
你的行动内部仿佛
早有一条常规的走廊

我也习惯了在你身边的一条路上
隐藏，在寂静的花朵后面
如今，我是多么容易感到自己
已不再是你的，而仅仅是你的
狐狸中一只逃离的狐狸

当我的周围只能用假设来证实
我的眼睛确实看见了
你已掠过那扇门
我又是多么容易为自己
又要现出身来感到欢乐

日常生活

一天屋里多出了许多人，
那是由于镜子太多

这令他很苦恼。他决定搬走它们。
或希望它们能够自己消失。

然而镜子，一旦你搬动
它就会变得更多。

就会像被施加了魔法
这才恍然大悟——

于是终于停止冲着它们喊，只是让
已经张开的嘴吐出

最后一团灰尘——只是这停止，
就像他曾是一个暴君在尖叫的一刻

突然凝固在镜子的锋芒里

古琴

那里，一具形状怪异的古琴
当他把它挂在墙上

墙上就仿佛出现了一个洞穴——
房间里多出一个洞穴的生活
他不愿意这样，这是白天

晚上，他手痒，试图弹奏它
想象人们坐成一堆，等着喝彩
想象古代夜晚的情景
但没有人，琴也不听使唤
他不愿这样，他把它挂向

风中，睡觉前希望它产生魔术
但没有魔术，只是他自己在睡去
他梦见有人在风中挖掘着音乐
而他的身体就是在这样的音乐中
像一块逐渐消失了重量的石头

幽暗而空洞，这是他惊醒时喊
他又把琴随便放在一个地方
但耳朵里仍然有人在挖掘
声音像白天一样遥远，像地狱里
盲人音乐家的手指。他不愿意这样

河马

河马从水面升起
我们希望它继续升起
一遍两遍，直到确认它在那里
和它那酣睡的音乐

冬天，它那宽阔的背
需要爱抚，需要拨弄
或者，河马应该在栏杆里升起
像教堂——啊至少

河马在水面上梳理
把它的石头皱纹和水的皱纹
加以区分是必要的
它那黑夜的颜色和水的玻璃颜色

然而此刻河马在哪里
我们希望它继续升起
一遍两遍，我们期待它
那水下长长的祈祷结束

结束，然后恢复行走
身下一片湿漉漉的阴影
背上有翅膀的感觉
眼睛里有一朵花，而冬天

不再重新估量它
用一种失落感和一大批
过剩的干草——啊至少
它应该像彩虹一样升起

像我们裹在云彩里的家
那里另有一群夏天的河马
雨一般地飘临，又
几乎从不曾落地

那里，我们屏息像在水下，
我们伴随着音乐而它们喝彩，
一切都恰如其份，而世界巨大
的肉体的质问已归于沉寂

鲸鱼

冬夜，一群鲸鱼袭入村庄
静悄悄地占有了陆地一半

像门前的山，劝也劝不走
怎么办？就是不愿离开此地
黑暗，固执，不回答。干脆去
对准它们的嘴巴的深洞吼
但听到的多半是人自己的声音
用灯照它们的眼睛：一个受禁锢的海
用手试探它们的神秘重量
力量丧失，化为虚无，无边无际
怎么办？就是不愿离开一步
就是要来与我们一道生活
甚至不让我们赶在早餐之前
替它们招来潮汐，就这样
这些神一样硕大的身躯
拦在我们跟前，拖延着时间
打开窗口，海就在几米之外，
但从它们的眼睛看，它们并不欢迎，
它们制造了一次历史性的自杀，
死了。死加上它们自己的重量
久久地压迫大地的心脏
像门前的山，人们搬来了工具
放下梯子，发誓把它们的脂肪
加工成灯油，送给教堂
剩下的给家庭，然而像挖洞
从洞挖向洞，都朝着各自的方向
像挖土，但土会越挖越多，
如果碰到石头，（那些令人争议的
骨头）就取出，砌到墙上，变得
不起眼，变成历史，变成遗址——啊
四处，四处都散发着鱼肉的腥味
和真理的薄荷味，哪怕在今天，
那些行动仍具有说服力
至少不像鲸鱼，它们夜一般地突然降临
可疑，而且令人沮丧